

(一) 大湍部落守著技藝、記憶的耆老—日繁雄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潘秋榮

職稱：縣議員

訪談者簡介：苗栗縣議會第十七屆縣議員

前苗栗賽夏文物館館長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日繁雄

族名：(羅馬譯名) awi' a baSi

族別：賽夏族

性別：男

年齡：67

居住部落：苗栗縣大湍部落

受訪者簡介：

日繁雄為日阿拐知的後代，從小與長輩一起生活，對於傳統的技藝相當了解，也因此奠定了日繁雄在木雕的基礎及創作的元素。因為環境及耳濡目染之下，日繁雄在竹編及藤編的技藝亦不輸其木雕的成就。由於擔心日漸式微的賽夏族文化，透過課程研習等活動，日繁雄希望賽夏族的下一代，千千萬萬不要忘了自己是身為賽夏族的一分子，更不要忘本。

作品列表：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2011年7月7日

訪談地點：苗栗縣大湍部落

訪談者：潘秋榮

受訪者：日繁雄

紀錄者：潘秋榮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從事木雕工藝，傳承賽夏族傳統木製傢俱技藝。

訪談過程描述：

首先請日繁雄先生就在地環境及背景作簡介。從務農生活、採礦…，一直到現在的木雕事業，細細地描述著猶如昨日發生的過往。對於日漸式微的賽夏族文

化，日繁雄提出其見解，希望能藉此呼籲各方的賽夏族後裔，讓文化的傳承不致有斷層出現。從傳統技藝，為了生存逐漸的靠向木雕發展，但是發展木雕的基礎皆來自於傳統技藝。之後，他提出政府政策的建議，因為文化的傳承必須提出有力的政策，便可以減緩文化流失的速度。最後，說明自己的名字由來作為結尾。

【訪談內容】

訪談者：謝謝日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想了解你從小到大都住大湍部落？

受訪者：是，我本來是一個漢人，被賽夏族收養。

訪談者：所以賽夏族收養的習俗還蠻普遍的？你在大湍部落長大，那大湍部落跟現在的情況差別很大？

受訪者：差別很大！

訪談者：可不可以舉例說明。

受訪者：現在我們部落裡面以前的話有什麼事情會過來過去。

訪談者：據我所知，大湍部落是分上大湍及下大湍？人口多不多？大概有多少人？

受訪者：是！很多，這兩個部落大約有 60 多人。

訪談者：我們說的時間應該是民國 60 幾年。

受訪者：對！

訪談者：那個時候大湍部落的居民都是賽夏族人嗎？他們都靠什麼生活？

受訪者：都是賽夏族，都是務農，也有礦業、林業。

訪談者：大湍部落現在有通公路，請問何時有車子可以上來？

受訪者：車子可以開上來是民國 67 年。

訪談者：我記得小時候這裡只有木馬路，馬路拓寬通鐵牛車，真正可以開車上來呢？

受訪者：開車上來應該是 72、73 年。

訪談者：所以到目前為止也不到 30 年。

受訪者：還不到。

訪談者：那以前做農的時後，主要是種什麼？

受訪者：種水稻跟陸稻，還有種地瓜、芋頭。

訪談者：那可以生活嗎？

受訪者：那時候的生活就是吃飽嘛！你說要賣出去是沒有啦！然後不夠吃都是很外面用錢買的。

訪談者：那個時候大家都務農，家裡面的現金是怎樣賺回來的？

受訪者：現金就是有農產品的桂竹啦、杉木，那時很風光的時候桂竹每一百台斤 180 塊錢，到今天也是 180 塊；杉木那時候一材 12 塊，到現在也是 12 塊。

訪談者：所以幣值貶低了，但是收入沒有增加。你以前有拉過木馬？

受訪者：有！

訪談者：拉木馬是怎麼樣？

受訪者：拉木馬全部都是要靠自己的體力。

訪談者：有做過礦工嗎？

受訪者：有！

訪談者：也有，礦工的生活很久嗎？

受訪者：礦工我做了好幾年，也做過一段時間的小老闆。

訪談者：礦業！現在礦場也都廢棄了，你所知道的哪些礦還有嗎？

受訪者：沒有了！

訪談者：都挖完了？

受訪者：煤還有，太深了！也不符合成本。

訪談者：你出生之後兩個月就被抱過來，到目前為止你一直留在家鄉都沒有離開過？

受訪者：有一段時間我離開過，因為那時候礦業收掉了，沒地方工作，就去做林班工作，在新竹也待了一段時間。

訪談者：林班是做什麼？

受訪者：magei，運木材。

訪談者：靠那個生活穩定嗎？會不會比做農好一點？

受訪者：其實那種工作只怕天下雨，好的話一個月可以做二十幾天，比起農業是好多了。

訪談者：所以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生活是比較苦嗎？

受訪者：比較苦，心理壓力也很大。

訪談者：大湍雖然是分上大湍、下大湍，但是雙方互動情況還好吧？從過去到現在。

受訪者：從過去到現在還好啦。

訪談者：下大湍以日家為主，上大湍以訪談者家為主，所以雙方面就有通婚關係，我父母親就是這樣。就我所知，我們賽夏族沒有木雕工藝，但是你從無到有，變成我們所尊敬的木雕藝術家，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木雕你可以做？

受訪者：當時我是比較有興趣去做這個木頭，當時也看我老爸用鋼和一把斧頭砍砍，到最後就做成鐵，這是我們族裡面所用的器具；然後老爸也會砍竹子，劈開做一些背簍、籃子那些東西，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有興趣去學，就會學到。

訪談者：所以你的木雕是跟父親學的。

受訪者：對，然後有一段時間就是原民會在屏東瑪家鄉原住民文化園區有辦研習，我也去那邊研習過一個星期。

訪談者：後來你自己再從頭學起。

受訪者：對。

訪談者：你的作品在賽夏文物館也有收藏，看起來已經非常成熟了，花了很長時

間去學木雕工藝品、生活用品，大概學了多久？

受訪者：到目前為止已經 20 多年了。

訪談者：除了文物館的收藏之外，我們鄉親也會跟你訂製一些過去的生活用品嗎？

受訪者：有！是一些杵臼、蒸籠。

訪談者：文物館也是這些東西比較多，比較可惜的是本來文物館前面有些你雕刻豎立的作品，可惜那邊比較潮濕，現在被取下來了，未來如果還有機會你願意再為文物館雕嗎？

受訪者：當然！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我很願意再為文物館雕，尤其是木雕我會用自己的想像來創作。

訪談者：可以談談做木雕使用的工具嗎？

受訪者：工具部份幾乎都是用雕刻刀，後面追加的是電動（工具），電動的是沒有辦法完整，只能切掉或是挖掉比較厚的地方，才用電動的，或是鏈鋸，後面要修到比較完整還是要手工具。

訪談者：雕刻的木材如何選擇？

受訪者：選擇木材在台灣的木頭目前是闊葉樹，要比較好的是牛樟；然後做器具像杵臼都是要用檫木或是烏心石，蒸籠的話要用梧桐，因為梧桐完全是實心，也比較不會冷縮熱漲，比較不會變形。

訪談者：你剛才談到牛樟、檫木還有烏心石，這些都是珍貴樹種，現在取得還容易嗎？

受訪者：不好取得，現在我們國家林班已經沒有在出嘛，只有市面上老百姓自己的土地上有的，才有辦法取得，可是價格不便宜。

訪談者：有用進口的嗎？

受訪者：進口的木頭到現在就是曾經有用過，用進口的香杉，或是東河那兩棵是阿拉斯加松，那比較不會變質。

訪談者：台灣跟外國的樹木有很大的差別嗎？

受訪者：非常大，因為在台灣春夏秋冬比較分明，外國就屬熱帶，所以它的木頭年輪跟毛細孔差別很大，雕起來比較會變形。

訪談者：你剛才談到一開始是父親教給你很多手工藝的技術你才發生興趣，現在你的孩子有跟著你學嗎？

受訪者：大的有興趣可是沒有居住在一起，老二是可能興趣不是很高。

訪談者：有沒有我們的賽夏團體或學校單位來請你去教木雕的技藝？

受訪者：在曾經也是由鄉公所申請出去一個案，請我開個研習班，當時我收了十二個學生，那時候只有國小五、六年級，只有那一批而已，因為他們上了國中以後時間也不允許，也沒有在回頭來學習。

訪談者：那你是不是這樣很可惜？

受訪者：很可惜那是當然的。

訪談者：我們所知道的賽夏族只有你從事木雕，另外獅潭有位黃先生也製作一些

生活用品，像是木桶織類的，跟你的方向有點不同，那你這樣子的話，有沒有想過萬一失傳了怎麼辦？

受訪者：沒有再教學徒下去應該是會失傳。

訪談者：是，因為你做的東西都是我們賽夏族自己用，那你未來已經不做了，我們族人只能向外面來訂。

受訪者：對。

訪談者：那訂的東西也不一定是賽夏族的樣子。

受訪者：是。

訪談者：有沒有想到該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受訪者：應該是要以部落裡面的中青代的來學，小孩子的話要讀書壓力大，所以在讀書得不能配合，偶而部落的中青代願意去學的，當然我也不吝嗇的可以教他。

訪談者：我們知道日先生雖然是收養進來的，但是你是認同賽夏族，你比較著名的祖先像我們知道南庄事件的主角日阿拐，你對他的印象是怎樣？

受訪者：對他真正的印象我也不曉得，因為他過世時我還沒出生，只有聽爺爺叔叔用口述的。

訪談者：那印象怎麼樣？

受訪者：印象中，也許是一個偉人，也許是帶給我們後代不是很好。

訪談者：就是評價是兩極化。

受訪者：對。

訪談者：你生為他的子孫應該是蠻光榮的。

受訪者：還好，因為我是第四代了。

訪談者：所以日阿拐的後代還是蠻多的嗎？

受訪者：大概統計起來上百人左右。

訪談者：他們有些後來也是因為婚姻的關係嗎？也都是賽夏族的血緣比較多的嗎？也有像你這樣非賽夏族人被收養進來的？他們自認為自己還是賽夏族嗎？

受訪者：會，幾乎都還會說我是賽夏族，因為活的源頭就是賽夏族嘛

訪談者：日先生你自認是以身為賽夏族人為榮的。

受訪者：是。

訪談者：剛剛有點插話了，因為你主要是日阿拐的子孫。我們現回過頭來想想說我們賽夏族的工藝，你除了木雕竹編籐編都還做得不錯，籐編竹編有一些工藝師在做例如說訪談者三妹、根秀麗，我一直很擔心這個工藝部分的木雕，雖然他本來就不是賽夏族擅長，是因為有你的學習以及這幾年的製作，因為這很難得，有沒有要求說政府或哪個單位他能用政府的經費幫助這個工藝能夠傳承下去。

受訪者：當然我的想法是政府盡量能夠把它永續的傳下去，這是一定要由我們政府來幫忙做這事情。

訪談者：是，你可以具體的說，說清楚一點。

受訪者：傳承的話，來學的人也要材料需要花一筆錢，時間上也要時間。才有辦法永續的傳下去，當然在我們族裡面工藝方面沒有傳承下去，將來真的完全會消失。

訪談者：所以有些時候還是要靠政府的力量。

訪談者：我所知道妳在賽夏文物館的作品有杵臼，另外還有一些蒸桶，還有一些穀倉住屋的模型，還有其它一些比較小的東西，對於這樣子你的作品放在文物館，你認為文物館應該怎麼樣去做展示，或是說怎麼讓遊客知道賽夏族的工藝是這樣的。

受訪者：當然今天在我們的文物館所放的比較傳統賽夏的，不敢講完全的傳統，那也要靠我們政府怎麼去維持保管下去，不然這是竹木的東西沒有好好的保養的話，可能幾年後就會腐壞。再來就是，要用的器具也好，做什麼用途做一個說明。然後像竹屋跟倉庫都是要去解說，為什麼賽夏族這一個族群會用這些不是很耐的東西去做，但是資產就是這樣就地取材，不去用到別的東西，只要我們的木頭竹子黃騰這三種，大自然就地取材來做東西，比較實用。為什麼講實用呢？我換句話說，壞掉了拆一拆一釘也不會汙染人，完全對我們的體質沒有很大的傷害。

訪談者：是，所以文物館還是有很重要的任務，因為不只日先生你的作品還有其他族人不同的工藝品也放那邊，所以賽夏文物館是任務艱鉅。剛剛也講到如果木雕工藝慢慢沒有人來接，日先生有沒有想到除了木雕之外還有很多傳統的話，流失以及傳承的問題。

受訪者：這個也是非常嚴重，像這個文化的東西，有一個族群就有一個文化，如果沒有了文化整個族群就會慢慢的消失。

訪談者：我們也知道日先生除了工作之外也在我縣內的學校教學，就是教我們的賽夏語，你覺得這幾年賽夏語的使用情形還可以嗎？

受訪者：事實上我們的賽夏語出發點還是要在家裡，在學校所教的一星期一堂課，小朋友要灌輸到能夠進來大概不只一節課，用我們的教材來講，一階總共有十課，一課大約要兩節課，而教文化的課程是給重複的時間完全灌輸到腦海裡，最後測驗大概十個有六個都還可以從頭到尾講出來。

訪談者：只知小朋友部分嗎？

受訪者：是。

訪談者：但是我們賽夏族跟其他族的也差不多，在政府重視我們語言之前，有一段時間根本不重視，因為社會變遷的關係，現在有很多中年族人幾乎都不會講賽夏語，所以他的孩子回到家也沒辦法用賽夏語對話，這一點我們應該有怎麼樣來補救的辦法？

受訪者：補救的辦法大概也希望政府有想到每一個族群的語言會慢慢的消失，未來就會變成很大的疑問，那就要想辦法在每一個部落裡面有中青代或是有賽夏族對語言較深刻的去教，要從頭教起一定要漫長的時間、一段段

才有辦法，最重要還是家庭，現在中青代都不會講，何況後代的有辦法講嗎？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訪談者：所以還是要有長遠的計畫。賽夏語因為這幾年有政府的介入，我想現在小孩子的教學雖然不是很完整，不過我想還是有一點希望。目標改進還有教學方法，因為縣裡面也有成立賽夏語推展研究中心，研究中心也會慢慢有推動的事務，那日老師也會繼續參加嗎？

受訪者：是。

訪談者：也希望真的有這個機會日老師也提供自己的經驗。

受訪者：是。

訪談者：最後我們請日老師用賽夏與簡單的介紹自己好嗎？

受訪者：我的賽夏名字叫做'awi' (阿畏)，'awi' a baSi' tanohila，自從出生之後給賽夏族的日家收養，在我兩個月的時候日家將我扶養成人，我今年歲數已經是 67 歲了，在我心裡面，我永遠是賽夏族養大的，到現在賽夏的文化、儀式或是族語教學，我知道的我不會藏起來，我也會給賽夏的子孫都能認識自己，賽夏族在都市或在五峰、南庄、獅潭都一樣。賽夏族的子孫們，不要怠惰，有什麼事情要互相學習就不會忘記，語言沒有常說久了就忘了，只要我們努力推動下一代就有好環境學習自己的族語。賽夏族人並不多，為什麼不多？有什麼辦法！現在的年輕人孩子生的少，因為教育費高讓他們心有恐懼，花費太多，現在的工作不像以前，有人雇用我們去做，才有一點錢。我雖然已經 67 歲了，我想政府也應該有一些方案，準備怎麼振興一個族群，我雖然是一個木雕工藝師，製做杵、臼、蒸桶或是織布用的器具，竹編、籐編以及漁筊我都做，將來還有新的作品會讓大家知道，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訪談者：謝謝日先生接受訪問。